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唐磐撰

石七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一

維智者以斯道盛行當世古今名賢贊德之

文如柳顧言國清碑皇甫毗王泉碑二文見

云名王泉實錄碑是再刻之唐梁肅荆溪

碑七

大師碑宋張商英關王祠堂記胡昉法智法

師碑晁說之明智法師碑皆撫取要事參八

紀傳不復別錄全文至若自唐迄今翻載大

教碑記論亭何其多乎今錄其尤著者為名

文光教志

天台禪林寺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
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
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號為道場自
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老比丘云先
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
上易名禪林乃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
云大師諱顓字德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
荊州之華容咸繹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
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
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
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
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

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
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
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
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思大師當時教
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
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
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
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成道行
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
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
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
弛張用舍開闢默語高步海宇爲兩國宗師

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
是言佛法者以天合爲司南而殊塗異論徃
徃退息緜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十七
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
賓闕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
之事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
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
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緡雲威威傳東
陽東陽緡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溪朗禪
師自緡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
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
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信

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郊魯之洙泗妙法之取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錫駁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汝吾徒也盍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歲

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耀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冥新盡火滅山空道行

五世之後開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天台止觀統例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

謂之靜

三

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感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

多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

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

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遺熹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乎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

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我九者非它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弇也音義蓋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詳論也案經證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教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

從而釋之又何疎漏邪或辨不思議境與不思議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天生滅心行三藏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翫大鵬夏蟲之議曾冰其下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教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闕遠覺與凡境天絕歟是唯是唯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同異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

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路天滿聖落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阱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滯音弄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寂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爲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結祖爲家互經非聖昧者不覺仲

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公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爲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滅後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勸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

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爲之屢校校音也格格音也足也足音也其益則業文爲之踈疎踈音也疎目疎音也不以不不音也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六於時也予常感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雜除之或潤色之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它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

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耳

智者大師傳論 唐安定梁肅敬之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

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它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豈鶴林滅而

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指音質及城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七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瓦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

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物於一心開
十乘於八教或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
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
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爲帝
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奉
舒於普門示現降德於如來所使階位境智
蓋無德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
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歲又況聞而
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
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
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佛法何罪何善之

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
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
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
殊不知聖致焦爛而不能自出雖欲益之而
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
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佐
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
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一名天台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維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
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闕里宗

族所說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
原無初其胃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邪姓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
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壩
慧爲之門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
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
吾與之戚而福七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
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
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
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
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

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
或議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防州龍興寺
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山峯不越閭者
五十祀和尙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
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丘山葵岳州就受
戒者曰道顓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
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
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
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師
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
言是究是勤惟勤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
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
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
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教
獎從我師無忘真宅寯是昭銘刻茲真石

無姓碑陰記

龍城柳

宗元

無姓和尚碑七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
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
焉以爲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
聞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
其志趙郡李萼碑八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
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

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
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廢其居凡以貨利
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
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
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
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

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抗命以行
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既書
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龍城柳

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碑九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

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時大也及僧法林買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三十年廢隔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字下神異事蹟重其始復理焉上人

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迺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畢茲字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增蓋幢旛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便觀者起信焉

法智大師行業碑 宋清獻公題 并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是父母持佛求息夜

夢神僧攜一童遁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受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德相法門圓融無礙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得有次第邪座無語幾一月自謀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入文鎖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夫繼遷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具宗皇帝久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命將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

同修金光明懺以爲禱三日雨未降撤席伏地自誓以告曰茲會佛事儻未應禱當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嘗與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爲書設問徃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

七

十一

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爲頓寂之期方五日
跌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
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經月發龕以
視顏面如生爪髮俱長旣就茶毗舌根不壞
舍利不可勝數三主法席專事講懺四十餘
年脇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全覺琮尚賢本
如崇矩仁岳慧才梵臻之徒三十餘人當時
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
師之道其於開人之功亦旣博矣元豐三年
冬十月余謝事多職自衡抵溫法明院忠法
師者頃嘗遊衡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欽滅
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釋門之水鐸也繼忠

實爲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達宦之士言
可信於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旣而
狀其行請碑於余余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
而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
莫之能返此佛祖不得已而來震旦繁其名
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
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華它人莫得見
耳之有聲它人莫得聞欲其自降乃心而求
復初本也其後導師繼繼而興聘智慧之辯
談真寶之理不離當念以超最上乘不離文
字以示解脫相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
一字以與人法智師已達乎此則何假於人

言而後傳者哉姑閱其所紀衆所共聞者爲之實錄將以答忠師之勤懇也復讀之以文曰

大雄覺世垂微言磅礴日月周乾坤智者才辯窮化元時爲演說開迷昏河沙佛法雖經紘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遠出揚清芬志堅

易七

十二

氣真貌且溫少而敏悟老益勤或餓或講忘晦昕中興敦觀真軌羣縱橫言論妙入神遺文繁若可討論辭淳理正道不煩迤邐學徒日駿奔冀茲正覺消波旬佛祖之道弥加尊如流欲清必濬源如葉欲茂必培根行高名重上國聞天子遣使來中閭賢蒙勲感固所

忻命服錫號回天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誓棄舍甘趨焚素願其適仍修熏衆生嗜好隨貪嗔三塗轉徙如青輪有能頓悟報施因罪福苦樂岐以分說本無說誰其人師心了了所風敦言能觀忘寧非真身雖云云寧非存江浙蕃蕃其子孫詔億萬世觀斯文

止觀坐禪法要記 宋忠肅公陳瓘瑩中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覺即散此二病本出生家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大悲故無

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然其文義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復作方便使嘗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源見全潮體故於大經之外又爲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如鳥變翼如車而輪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嗚呼不知則止知止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左鑄版以傳師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

三千有門頌
陳璣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奇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唯一空門門一一爲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不妙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祇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達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宜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

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
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
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唯
一具字顯令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典明智法師書

陳璣

璣頓首再拜上啓南胡延慶堂上講主明智

法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惱下
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
妙旨以祛愚蔽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有
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
自在來論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
慮然智者以有門爲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

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爲法界攝一切法況復
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
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
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以有召之即生死
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
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
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
義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
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
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
能無惑然而前席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感亡
則有門豁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然則

有之一門純妙無粗具足爲善豈非三千之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尔茲乃古師論具之微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未易解此夫三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而後即即而後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而三千此不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若觀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

無自尔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尔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爲妙有於無爲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尔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今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爲巧度之所訶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之世間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衆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

念外無一毫法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此
乃本住不遷不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
理爲念其壽無量非得命根亦無連持本無
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樂國名其身
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
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共具
如是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衆生
具乎若有能知具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
者乎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
內何妨去已還來機熟緣深定須成辦此瓊
之有得於祖意者也瓊屏迹丹丘老病待盡
千里相望淨願不隔更祈慈蔭以師法見攝

而終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
瞻嚮之切瓊頓首再拜上啓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
有二沙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真續及與
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
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
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門一曰
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
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
不及前輩祇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
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
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

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
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
照映千載身履百謫視生死如旦晝平時
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尔方在丹丘時逆
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
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
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珎了怡二沙門
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樓鑰題
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
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
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
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為四明學子

可登題于月桂峯下

南湖淨土院記

陳瓘

明州延慶寺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為宗自
法智大師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
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
來依通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
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同修慧觀
仲章宗悅曰我輩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
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寺之西隅尚有隙
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
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為十
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孫內為禪觀

之所駐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
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
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
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
慧鞠等同辭以答之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
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擅信何患乎不成自
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爲無
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手二指誓必成此
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然
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
原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
隨喜淨習之士踴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

十七

十七

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
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
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叙九品以至誠
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
情忘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它求若臨
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
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
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它唯此而已
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
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
十鏡環遶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
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名隨相立西不自西

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魔麤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爲最勝乃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濕薪如山豆火能熱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閒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執轍安可不違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觀無量光親觀

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自然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于茲刹樓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爲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不記其事乎今教主明智大師法智之曾孫也

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
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并記之大觀元年八
月一日延平陳瓊記

無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碣七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